

新评

中
國
之
武
士
道



■ 梁启超 著 冯保善 评点 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■ 梁启超 著 冯保善 评点 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■



中

國

之

武士道

策划编辑：赵国强
特约编辑：余晓灵 朱海华
责任编辑：奚春玲
版式设计：朱海华
封面设计：毛晓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评中国之武士道 / 梁启超著. —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8.4

ISBN 978-7-80762-524-7

I. 新… II. 梁… III. 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春秋战国时代 IV. K820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2687 号

书名：新评中国之武士道
作者：梁启超 / 原著 冯保善 / 评点
出版者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印刷者：南京工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：965 mm × 635 mm 1/16
印张：15.75
版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发行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—18 栋底商 A222 号(100052)
电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号：ISBN 978-7-80762-524-7
定价：25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魂兮归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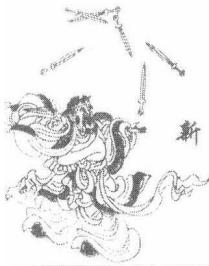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代前言

清光绪三十年，公元 1904 年 10 月，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，写成了他的又一部新著——《中国之武士道》；同年 11 月，该书由上海广智书局正式出版发行。

要对《中国之武士道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评价，必须先了解它的写作背景，搞清楚它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，作者是出自如何的动机从事他的写作的。“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

梁启超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正月十六日。在他出生的 30 多年前，公元 1840 年，爆发了英国的对华侵略战争——鸦片战争。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。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。之后，再签署了《虎门条约》。英国在战争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，让列强眼红心动，于





是接踵而至，强迫要挟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如美国签订了《望厦条约》，法国签订了《黄浦条约》。比利时、瑞典、挪威等，也要求“援例”订约。葡萄牙乘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。沙俄则加紧对我国东北与西北边疆的侵略扩张活动。1856年，由俄、美支持，英、法又联合发动了新一轮的侵华战争，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。1860年战争结束，清政府又先后与美、英、法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，与英、法、俄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。

在清朝统治集团中，并不乏头脑清醒的人，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恭亲王奕䜣等。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，切实认识到了中国武器装备与科学技术方面和西方的巨大差距，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，编练新式的海陆军、制造枪炮船舰、建立外交机构、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、设立学堂、派遣留学生等，旨在寻求走向富强的道路。

1885年，也就是梁启超十三岁那年，清政府不败而败，在取得镇南关对法大捷之后，竟向法国求和，签订了《中法条约》。1894年，梁启超二十二岁，甲午战争爆发，清军平壤战败，北洋海军黄海重创、威海卫全军覆没，山海关湘军全线瓦解，次年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使列强加快了争夺中国的步伐，争先恐后在中国划分“势力范围”，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。

当此内忧外患加剧，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，不仅看到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主要弊端，对于传统的封建制度，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。他们提出：要救国只有维新，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。于是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，希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制度。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为康有为，梁启超是其左膀右臂。由于支持

维新的帝党势力的薄弱，而顽固守旧的后党势力强大，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“明定国是”的诏书，宣布变法，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维新变法惨遭镇压，前后仅有103天，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百日维新”。维新变法失败后，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，逃往香港，幸免于难；梁启超乘日本兵舰流亡日本，死里逃生。

国是日非，形势益坏。1900年4月，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公使，联合照会清朝政府，限两月之内，剿灭义和团，否则将出兵代为铲除。5月28日，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做出决定，由俄、英、美、日、德、法、意、奥组成八国联军，联合出兵入侵。8月14日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。1901年9月7日，俄、英、美、日、德、法、意、奥、西、比、荷十一个国家，强迫清政府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

从梁启超记事起，他耳闻目睹的，是政府的孱弱，与外国签署一个接一个耻辱的卖国条约；国家主权一步步丧失；领土被蚕食鲸吞；洋人在中国耀武扬威。对于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难，他感同身受，有着切肤之痛。他清醒地认识到，西方国家“所以强者不在兵”，洋务运动的“不师其所以强，而欲师其所强，是由欲前而却行也”（《变法通议》）。少年意气，挥斥方遒，梁启超踌躇满志，激情满怀地参与了志在拯救国家民族的维新变法运动。这场上层运动，因为缺乏基础，也终于在付出血的代价后，不得不以失败而收场。

氏 輳 軒 帝 黃





流亡海外的梁启超，赤诚的爱国之心依然若故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，拯救民族危亡的思想，没有丝毫的消退。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，也使他深感新一国之民，改造民族精神的重要。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一书的写作，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认识。“夫使境外无复他强以与我相与，则长此终古，保守秩序，宁不足以致小康！其奈全世界物竟之大势又不许尔尔，夫是以情见势绌，而二千年来，遂以屈辱之历史，播丑于天壤”（梁启超自序）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从世界大格局来看，今日中国之屈辱受列强蹂躏的运命，就因了我国封建社会“一强驭群弱”，封建专制，使国民武德丧失的缘故。

在列强的眼里，中国政府是软骨头，中华民族是可以任意欺凌羞辱的民族。如梁启超在自序里所说：“泰西日本人常言，中国之历史，不武之历史也，中国之民族，不武之民族也。”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梁启超接着说：“呜呼，吾耻其言，吾愤其言，吾未能卒服也。”事实胜于雄辩，他认为，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，就以武德相传，三千年间，莫武于我族，是以能够成为大陆之主人。三代以往不论，从有正史记载以来，四五百年间，禀有武德，卓荦其大，有价值之人，便可以举出如书中的这些例子来。

总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武德，梁启超在其自序里具体论列如次：一、常以国家名誉为重，有损于国家名誉者，刻不能忍；二、国际交涉，有损于国家权利者，以死生争之，不畏强御；三、苟杀身而有益于国家者，必趋死无吝无畏；四、己身之名誉，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，则刻不能忍，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，不肯为怀忿之报复，务死于国事，以恢复武士之誉；五、对于所尊长，常忠实服从，虽然，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，虽出自所尊长，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，事定之后，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，而常以身殉之；六、有罪不逃

刑；七、居是职也，必忠其职，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其一切所爱以殉职；八、受人之恩者，以死报之；九、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，常牺牲其生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；十、他人之急难，虽或无与于我，无求于我，然认为大义所在，大局所关者，则亦锐身自任之，而事成不居其功；十一、与人共事，而一死可以保秘密，助其事之创立者，必趋死无吝无畏；十二、死不累他人；十三、死以成人之名；十四、战败，宁死不为俘；十五、其所尊亲者死，则与俱死；十六、其所遇之地位，若进退维谷，不能两全者，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，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，以明其不得已；十七、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者，至事过境迁以后，无论其事或成或不成，而必殉之，以无负其志；十八、一举一动，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，毋令后人误学我以滋流弊。

他关于武士精神或曰中华武德的这些概括，首先便是根据书中所列“春秋以迄汉初”，那些他自认为是“我先民之武德，足为子孙模范”的人物事迹，所做出的归纳。在这些人物的介绍中，他强调突出了他们以国家名誉为重，舍身为国，重道德集体而轻个人小我的内涵。正如他在自序里所说：“要而论之，则国家重于生命，朋友重于生命，职守重于生命，然诺重于生命，恩仇重于生命，名誉重于生命，道义重于生命，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，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。”这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，与他主张的用武德改造民族精

像 别 圣 先





神以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路决定的。

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专选汉初以前人物，一方面，这反映了作者对于封建专制体制的认识。他认为：“我民族武德之斫丧，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。统一专制政体，务在使天下皆弱，惟一人独强，然后志乃得逞，故曰，一人为刚，万夫为柔，此必至之符也，作俑者为秦始皇……次摧之者则汉高祖……次则景武之间……至是，而尚武精神，渐灭以尽矣。”封建专制，君主独裁，一人独断，实行愚民政策，遂使原本“强武之民，反归于劣败淘汰之数，而惟余弱种以传子孙”，如此民族精神，倘若闭关锁国，小国寡民，不与外族相较亦可，而在“合五大洲为一大战国”，与境外他强遭遇较量的时候，结果只能是弱肉强食。另方面，也是作者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民情出发，针对世人尚古信古的积习，所采取的一种苦心经营的叙事策略。如其所云：“今者爱国之士，莫不知奖励尚武精神之为急务，虽然，孔子不云乎：我欲见诸空言，不如征之行事之博深切明。又曰：无征弗信，弗信民弗从。又曰：吾舍鲁奚适矣。”以古人精神之魂为号召，以孔子冠于全篇之首，宣扬“天下之大勇，孰有过我孔子者乎”，这也颇得乃师康有为“托古改制”的嫡传，无疑加强了其书的权威性、号召力。

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书中所选人物，既有儒家鼻祖、千古圣人孔子，有君主太子、将相谋士、地方官员，也有陪臣士兵、仆人、民妇、渔夫、屠户，因而在内容上就具有了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；其对于全体社会，各个阶层，各行各业，也就有了另一种普适性；用来服务其新一国之民、改造整个民族精神的宏旨，也有了更强的仿效学习价值。

书名曰“中国之武士道”，用作者的话说：“武士道者，日本名词，日人所自称大和魂，即此物也，以其名雅驯，且含义甚渊浩，故用之。”（凡例）而冠以“中国”，除了讲武士之精神

在我国古已有之，源远流长，也有区别于日本武士道极端思想的用意。这从他在论列中国武士精神中，常常加以限定，如“不肯为短见之自裁，不肯为怀忿之报复”、“大义所在，大局所关者，则亦锐身自任之”、“不能两全者，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”等有针对性的话语里，可以分明看出。

梁启超编写的这本《中国之武士道》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是他为特定的时代开出的药方。时过境迁，他所倡导的武德，自然会有它时代的局限性。然而，其中如爱国家、重道义、重名誉、重友情、讲诚信，这些思想，就是放置今天，也仍然为不贰的真理。至于梁启超所张扬的刚健勇武人格，在我们呼唤重铸民族精神的当下，其现实意义更自不待言。

“呜呼，我同胞，兴！兴！！兴!!! 汝祖宗之神力，将式凭焉，以起汝于死人而肉汝白骨。而不然者，汝祖宗所造名誉之历史速汝躬而斩也，其将何面目以相见于九原也？”梁启超这饱含感情如同演讲的文字，曾经感染了他那个时代无量数的读者，点燃起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儿女的爱国激情，就是我们今天读来，也仍然感到为之怦然心动，激动莫名。

冯保善

2008.3.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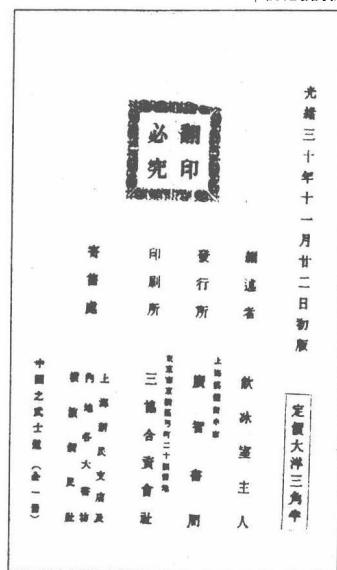
蒋 叙

今人常有言曰：文明其精神，不可不野蛮其体魄。余谓野蛮时代者，所以造成文明时代之作用也。地球当太古之时，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，不知几何年。此植物世界时代，孕育全地球之养气，使之浓厚，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质于地中，而为石炭。假令地球无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时代，恐养气不足以用，而石炭亦且无有，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时代耶？然则吾人当未进人类而尚为动物之时，角逐于山野，以力自卫，而此体力之养成，至今日尚获收其效用。

自世益文明，用力之事寡，体力遂日益柔薄，此可为文明时代一大忧患之事，甚则或可至以体力渐销，而人类竟至绝灭，此毫非过虑之言也。故近时学者，百计千方，时思所以维持此体力之道，若种种体操之事，与学科并重。甚哉养力之道，固若是其要也。

惟我中国，自秦汉以来，日流文弱，簪缨之族，占毕之士，或至终身袖手雍

《中国之武士道》
初版版权页





容，无一出力之时。以此遗传，成为天性，非特其体骨柔也，其志气亦脆薄而不武，委靡而不刚，今日为异族所凭陵，遂至无抵抗之力，不能自振起，而处于劣败之列。考其最大之原因，未始不由于此。此尚武之声，所由日不绝于忧时者之口也。

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，今且战胜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，为全球人所注目，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，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。而日本亦自解释其性质刚强之元素，曰武士道，武士道，于是其国之人，咸以武士道为国粹，今后益当保守而发达之。而数千年埋没于海山数岛间之武士道，遂至今日其荣光乃照耀于地球间。

虽然，此武士道者，宁于东洋为日本所专有之一物哉？吾中国者，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销灭而已。吾闻之也，凡有绝大之战争，往往赖有雄伟之文字，淋漓之诗歌，而后其印象日留于国民心目之间，否则不数年而黯晦消沉以尽。故战争必伴文学，为今时人所屡唱，盖非文学，则无以永战争之生命也。又岂特战争而已，凡社会中有超奇之事故，杰特之人物，又必赖有所以纪念留传者，而后融化其超奇杰特之气风于全社会中，渐渍积久，而成为一民族所有之特性。不然，有奇行焉而不彰，有特操焉而不光，则无以激动社会之观念，而人民将日返于昏庸陋劣之状态。婆来士曰：阿峨蔑农之前，虽有几多之勇士，然传彼等者，以无史家，无诗人，无新闻记者，无歌者，无泣者，无赞者，而遂至埋没于土中者也。

噫，吾闻之而悲！夫吾中国之陷于不武，其受病不亦犹是哉。沉沉数千年历史之中，其可以发扬吾国人之武士道者何限，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，亦犹之仰给五金石炭之材料于外国，而不知吾国固所至皆矿藏也，特不知开凿而取用之耳。今饮冰主人之著是书，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，今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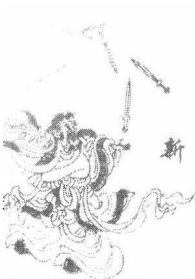
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，零落数千年，至是而将复活，而能振吾族于蕉悴凌夷之中，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，以无贻祖宗之羞，其必有赖于是矣。

抑尤当进一言于此。余尝病太史公传游侠，其所取多借交报仇之人，而为国家之大侠缺焉，以为太史公遭蚕室之祸，交游袖手，坐视莫救，有激于此，故一发舒其愤懑，以为号称士大夫者，乃朱家郭解之不若，非真如墨家者流，欲以任侠敢死，变厉国风，而以此为救天下之一道也。观于墨子，重茧救宋，其急国家之难若此，大抵其道在重于赴公义，而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盖鲜焉。此真侠之至大，纯而无私，公而不偏，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。

夫报复私怨，杀仇敌而快心，此蛮野时代之风，任侠者固已耻之。若捐躯以报恩，此固为任侠者所许，而可为任侠中道德之一种。虽然，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，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。不然，彼固日日欲赴公义，而适以所处之地位，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，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。

要之，所重乎武侠者，为大侠毋为小侠，为公武毋为私武。此毋视吾言之徒涉乎理论焉，吾盖深有见于中国之事实，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别之一言也。吾南人焉，请言南方。夫南方乡里之械斗，或为田水，或为坟墓，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，涂膏血，舍性命，至杀伤千百人而不悔，夫非不勇焉，惜乎其用之为争田水争坟墓之一小故，若扩而大之，而为保种族强国家之事，则全地球皆将仰吾人种之勇名，虽穆罕默德、成吉思汗伟大之功业，又何难建设于吾人种之手，而又奚独让日本以武士道之名，使专美于地球也。

抑吾邑诸暨，又请言其风俗。吾邑盖居群山中，于文字性不近，文风素劣于旁邑，而独以强悍著称。常人于袜边，多怀径尺之利刃，一言睚眦，辄相见以血。钱粮多自完纳，官不敢



进其村催索者甚多。或两族相斗，陈尸数百，各由其本族之宗祠，给予死者之家属以钱。两造相杀伤，无报官者。若他人欲借以报仇，给死者钱，亦有定额。一言之下，数百千人可立集。故天下有事，则我邑必有与者。清初革命者数起，洪杨之变，则有包立身等。庚子之乱，亦酿教案。向尝窃计，以为民风若此，文化非所期。然海内风云，则正英雄之资也。及与之语国家大事，则茫然多不省，听之若毫不足催其兴味者然。又与之引而至于五十里百里之外，则胆小如鼷，窃窃思归，其意气与在乡时大异，于是乃知其不可用。

夫吾虽仅言南方，仅言吾邑，然不过举其知者言之耳。吾恐私斗勇，公斗怯，吾国人之性质，直无一不若是。夫世界日益进化者也，故人事亦不可不随之而进化。彼日本之武士道，当维新之时，既以之覆幕尊王，而用之于国家，至今日又发展其国力，与列强争衡，而用之于境外。若夫南洋各岛之土番，跳梁山林，出而噬人，岂曰不武。然而日本之用武焉，博美名，享荣誉，握东洋之霸权，而巩国家之基础，贻子孙以无疆之大业焉。而南洋各岛之土番，号为野蛮，名曰凶恶，而土地削夺，种族衰耗，同一用力，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，无他，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。

吾闻解剖英雄之性质者，其一条曰，凡英雄者，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。然则由是而推演之，为国家社会而不动者，非英雄也，不为国家社会而动者，亦非英雄也。我国人多为国家社会而不动，否则不为国家社会而动，是两皆非英雄之道也。夫我同胞号称四万万，于人数居全地球种族中第一位，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权力矣。然我人种，非但不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权力也，异族列强，得统辖吾之土地，而鞭笞吾之人民，而我人种，伈伈伣伣，俯首帖耳，不稍自耻，愤怒于厥心而思振起，而徒用其武力于一身一家一乡一邑之事，如蚁之斗于隙

中，不知有天地之大，其智识曾不过高出南洋各岛之土番一等也，如是而欲不为人之所弱亦难矣。

昔孟子告齐宣王以好大勇无好小勇，吾亦欲以是言，进于吾人之前。夫是以拳拳焉，独置辨于此，而欲扩张我国人尚武之范围而大之。诚审是意而读是书，取古人武勇之精神，因时势而善用之，其于提倡尚武者之心，必盖有合矣。

甲辰仲冬蒋智由识于日本之东京

杨 叙

新会梁氏撰《中国武士道》一书既成，且自为之叙。以示杨度，杨度曰：子之命是书为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也，岂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乎？其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也，岂非以武士道之名，虽日本所有而中国所无？然以云武士，则惟日本以为藩士之专称；以云武士道，则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，凡日本之人，盖无不宗斯道者。此其道与西洋各国所谓人道 Humanity 者，本无以异。西人以此问题竞争战斗而死者史不可胜述，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轻死尚侠之意焉。

中国古昔虽无此名而有其实，则假彼通用之名词，以表扬吾民族固有之天性，固无不可也。虽然，合二国之历史比较而观之，此中有一大问题焉。乃日本之武士道，垂千百年，而愈久愈烈，至今不衰，其结果所成者，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，于外则拒蒙古，胜中国，并朝鲜，仆强俄，赫然为世界一等国。

若吾中国之所调武士道，则自汉以后，即已气风歇灭，愈积愈懦。其结果所成者，于内则数千年来，霸者迭出，此起彼伏，人民之权利，任其铲削，任其压制，而无丝毫抵抗之力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，辽金入而扰之，蒙古满洲入而主我，一遇外敌，交锋即败。至今欧美各国，合而图我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

肉，国民昧昧冥冥，知之者不敢呻吟，不知者莫知痛苦，柔弱脆懦，至于此极，比之日本，适为反对。一则古微而今盛，一则古有而今无，现象之相反如此，此其故何哉？梁氏之论中国也，日专制政体之故。杨度曰：岂独政治，盖亦学术之异有以使之然者矣。

夫日本本无固有之学术，自与中国交通以后，乃以中国之学为学，直接而传中国之儒教，间接而传印度之佛教，举国中人，无能出此二教之范围者。夫此二教者，其义相反，而其用有相足者，何以言之？

孔子之道，专主张现世主义，谆谆于子臣弟友之节，仁义礼智之道，经传所载，惟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，反复言之。而于有生以前，既生以后，皆不过问。故曰：未知生焉知死，又曰：吾欲言死有知乎？恐孝子顺孙，妨生以事死；吾欲言死无知乎？恐不孝之子，弃其父母而不葬，故惟言朝闻道可以夕死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以此数语，为其教戒而已矣。盖儒教对于生死问题，乃以局外观而严守中立者也。其切于人事之用，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虚，自非他教所能及，故有谓儒教为非宗教者。

若夫佛教则不然，释迦本以此死生问题，弃其王子之位，三衣一钵，入山学道。彼时睹天地念无常，睹山川念无常，睹万物形体念无常。经十二年，而一旦于菩提树下，豁然大悟，其后广说妙法，普济众生，皆无不准此问题，以为济渡。以三界为火宅，以此身为毒蛇，特立十二因缘，以明生老病死，因果环复，苦业无穷。而以灭去无明，免此生死为唯一之手段。以为身者众苦之本，祸患之源，又以生死皆由于心，若心灭则生死皆灭。龙树诸人绎之，亦谓所有一切法，皆是老死相，终不见一法，离生死有住，皆对于生死问题而力求其寂灭者也。此与儒教教义，实为大相反对。